

一根扁担,两代劳模。一种珍贵的缘分,维系六十载光阴,扁担叔叔与小女孩互动互助,传奇且真实,温暖而感人。——编者

2025年12月11日早上,驾车行驶到十字路口,接到松江区总工会一位领导的来电:今天零点,杨怀远走了。踩下刹车板,我双手合十。红灯变得虚幻。法国梧桐叶在风中翻卷,三三五五片扫过我的车窗玻璃,遮住了我的泪眼。几十秒后,绿灯亮。我说:“扁担叔叔,您走好。”

1965年5月3日,《新民晚报》刊登了一张照片,画面中有三人:一位年轻人、一位大娘,还有一个小女孩。年轻人身穿白色制服,用一根扁担挑着包袱,左手挽着大娘笑脸向前;大娘胶东半岛革命老区妇女形象,《苦菜花》冯大娘的模样;小女孩单手持插裤兜,低眉垂首小猫步。这个画面后来成为20世纪全国劳动模范的经典照片。我跟那个年代的人提及,他们都会惊讶:那个小女孩就是你?

那年,姥姥将我从小上海带回老家胶东半岛一座美丽的城市,打算让崂山水好好地滋润滋润我。却不料,没等我的肌肤像丝一般的润滑,黄浦江畔就传来了一个让姥姥心惊胆战的消息:在上海警备区某部任职的姨父住进了八五医院,病情严重。姥姥于是拉着我火急火燎地踏上了回上海的民主5号轮。

姥姥回忆,那天很冷,我一上船就钻进了被窝。夜里海上刮起了大风,船颠得跟过山车似的惊心动魄。姥姥开始晕船,呕吐。我惊恐万分,咧嘴大哭。也许是哭累了,后来我挂着两行泪水,枕着波涛睡着了。再后来我被一阵窸窣窸窣声弄醒。我睁开眼,看见姥姥斜靠在床头,耷拉着脑袋,五官拧成了一团。我转眼再一看,一个大高个子站在姥姥跟前正说着什么。姥姥被欺负了?我一骨碌钻出了被窝,冲着大高个咋唬:“我爹有枪,你要使坏,我用枪打你!”大高个愣了一下,接着仰天大笑。姥姥狠狠地捶了我一下:“这孩子,好赖不分!”原来大高个大半宿守着姥姥,擦洗姥姥呕吐出来的污物,用自己的被褥换下姥姥的被褥。姥姥说:“把他累得够呛。亲儿子也不过这样哪!”那会儿我太小,哪能记事。还是姥姥告诉我的,第二天下午轮船进了公平路码头,旅客开始下船,姥姥大包小包正犯愁时,大高个扛着小扁担出现了:“大娘,我送你们下船!”姥姥说,兴许有了安全感,我开始亲近他,从下船到出码头,我一路欢快地叫他扁担叔叔,他听了,说:“叫得好。扁担叔叔,为人民服务!”

几天后,我跟着父母上街,路过延安西路的一个报栏,一眼瞅见橱窗照片上的人面熟,仔细一看,那不是我和姥姥吗?再仔细一瞧,还有扁担叔叔!我兴奋万分地往家奔,老远就嚷嚷:“姥姥,姥姥,咱上报栏啦,还有扁担叔叔!爸爸说,他叫杨怀远!”

杨怀远,民主5号轮的服务员。长大后,我每次回老家,都固执地选择海路,选择民主5号轮。每次我都期盼着能再见到扁担叔叔。我想我一定能认出他,但他能记得当年要拿枪打他的小女孩吗?我冷不丁地站在他面前,叫他猜猜我是谁,他能猜到吗?但我没有如愿。不知哪年,他离开了那条海路,离开了民主5号轮。再后来的偶尔,他会在电视、报端上露出笑脸。姥姥见了,很坚定地,爱笑,面善,他就是这模样了。某年的五一劳动节,姥姥指着电视里的他自言自语道:“该有60多岁了?好人啊。”然后姥姥哼着没有旋律的歌,哼着哼着突然停了下来,说:“那张照片你得好好保管着,不定哪天能再见到他,得谢谢他,到什么时候也别忘了人家对咱的好。”照片是父亲从当年《解放日报》上剪下来交给我的,几十年了。连我自己都觉得

叫了一个甲子的扁担叔叔

追忆与杨怀远的六十年情缘

许平



▲1965年5月3日,本报报道杨怀远为旅客服务,其中一图中的小女孩为本文作者



▲2016年5月1日,本报头版报道杨怀远与本文作者两代劳模喜相逢



►杨怀远送本文作者自己扎的拖把

不可思议的是,后来我当兵,上大学,东西南北的那些年,我遗失的东西不计其数,可这张照片,即使泛黄了变皱了,也没有远离我。新千年后姥姥以96岁的高龄离开人间。之后的某个黄昏,我突然想起这张照片,突然就有了万言千语,于是我写下《杨怀远,姥姥,还有我》。我没想到,因为这篇文章的刊发,让我和扁担叔叔“失联”40年后见面了。

是解放日报原总编丁锡满先生和上海市文联原主席李伦新先生牵的线。2005年12月30日,松江迎宾馆,杨怀远和他的妻子在阳光里向我走来。见我,他目光略有迟疑。是一声“扁担叔叔”和这张经典照片,让他瞬间复活了那年那日的记忆。

“哎呀呀!你都长这么大了!”他拿着照片极为兴奋地告诉丁锡满先生和李伦新先生:“昨晚我琢磨了大半夜,今天要见的是哪位旅客呢?没想到是你这个小旅客啊!这张照片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呢?我还记得她姥姥的两个闺女、两个女婿都是军人。哎,这个小姑娘很招人喜欢。刚开始的时候她厉害着呢,说我是坏蛋,船不稳当是我的错,她姥姥呕吐也是我的罪,还要拿她爸爸的枪打我。可到了下船的时候,她跟我可亲了,一口一声扁担叔叔,拉着我的衣服不愿意跟我分手。我哄她说‘以后扁担叔叔还会给你挑包袱的’,她高兴了,摆摆小手说‘扁担叔叔,再见’。”

那天杨怀远说了很多姥姥没有告诉我的细节,比如我当年穿的是件红色灯芯绒的外罩!这让我将信将疑:“您确定不会记错?”他大笑一声说:“绝对错不了!”几天后,我收到了他寄来的当年《水运》杂志的封面照片,小样的我,外罩果然是红色灯芯绒!

走笔至此,我依然惊诧杨怀远超凡的记忆力,无以言表我的感动。还记得那天他说“绝对错不了”之后,反反复复地说:“我当年听毛主席的话,学雷锋,可是怎么才能更好地活学活用呢?我看到有的旅客行李多,不方便携带,尤其是上下船,很

是费力,便想到了我从部队带回来的小扁担……没想到,我当年只做了这么点儿小事,却让旅客记到了今天。哎呀呀,当年是你们给了我莫大的荣誉,现在又是你们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我谢谢你们啊……知道吗?我挑了37年的小扁担,摆下它的那天,我舍不得哪。我舍不得旅客们,我还想为旅客们服务啊。”

所有在场的人都将感动写在了脸上。丁锡满先生说:“这个故事具有现实教育意义,我要写篇文章,弘扬为人民服务思想和知恩图报美德。”李伦新先生说:“为人民服务和知恩、感恩,过去需要,现在更需要。”

百感交集的我,当晚写下《又见杨怀远》,与扁担叔叔的故事,穿越了40年的时空隧道,续上了。

因为杨怀远,2009年10月我成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嘉宾。他是100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央视制作电视片,我是旅客代表。采访前,央视提醒我一定带上那张经典照片。这天,央视主持人在门口认领我,说,杨怀远夫妇已经到了,你得有个准备,听说你到场他俩激动得厉害……主持人话还没说完,演播室的门开了。但见杨怀远夫妇笑容满面地向我伸出双臂,而我更是一声“扁担叔叔”幸福地迎了上去。记者见状扛着摄像机奔过来。主持人一旁说:“赶紧赶紧,这段留着,即兴的,真实。”

几分钟后我坐在了CCTV的镜头前。我指着照片述说40多年前那个冬天,那艘民主5号轮,那个翻江倒海的夜晚,一位年轻人和一位老人、一个孩子的故事。未了我说,感谢当时新华社记者目睹了故事的始终并抓拍了这个画面,为我们留下了劳模记忆、留下了时代感动。最后我顺势爆料没读过几年书的杨怀远有一绝活儿:开口就能唱歌谣,且朗朗上口。几十年来,他编创的歌谣上万首,被整理记录下来的有6000余首,他有本书的名字就叫《杨怀远歌谣》。他用歌谣记录了他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旅客至上的坚守。他对我说过,“工作中生活中有点感想,我就会顺口说出一首。你每来看我一次,我也都会写一首。”

杨怀远为我写了多少首歌谣呢?那些年里,每年春节前我都会去看望他。天目中路那个小区,他住17楼,楼梯口有防盗门没门卡开不了,所以每次我只得拨打他的电话,说:“扁担叔叔,我到了。”而他总会说:“等着,我下去接你。”

每次,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哈哈,我的小旅客来看我啦!”每次,进屋他就说:“我领你看看。”然后他就领着我从这个屋到那个屋:“我们的条件还可以吧?托改革开放的福啊。”最后看的,一定是他的书房。

他书房所有的墙面上都挂着照片:从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到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再到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他屡次受到党和国家历任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唯一一张照片,是杨怀远、姥姥还有我的这张。他很在意这张照片,他将它挂在书房醒目的位置,每每有人进他书房,他都会讲述其中的故事……

我至今保存着2005年12月我和杨怀远40年后第一次再见那天,他带给我的一把拖把,上面有他亲笔书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那天他极其郑重地递给我,说:“自退休那天起,我就开始扎拖把,部队、工厂、学校请我作报告,我就带上,送给他们。今天送给你,就是要告诉你,到什么时候,都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从此,只要我去看他,他就会送我拖把。每次我都是扛着拖把跟他道别。有一次例外,是2012年2月春节前。这天也不知怎的,他和我都忘了拖把。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六上午,我接

到他的电话,他说这天下午应邀到松江泰晤士小镇参加一个活动:“不晓得离你远不远,我想给你带拖把。”

他坚持这么做。我便赶到泰晤士小镇。他说不清具体方位,只说在湖边。我于是绕着湖边寻他。他于是沿着湖边找我。因为是周末,泰晤士小镇游人很多,湖边更是人头攒动。我俩捉起了“迷藏”,直到我看到拖把。

确实,我先看到的是拖把。远远地,拖把跟机关枪似的朝天架着。我料定“枪手”是他。

这次不是一把。而是一捆。他将一捆拖把扛在肩上,一步一张望。我挥着手,小跑着迎上。

“今天给你带了六把。我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以后恐怕扎不动了,六把够你用几年的。记住,艰苦朴素是不能丢的。”

那一刻我有几分伤感:当年意气风发的扁担叔叔,老了吗?

许是有察觉,他说:“拖把不会老。就跟扁担似的,过去、现在、将来,中华民族的勤劳美德一直在!”

一直在的,还有我的劳模情缘!当年因为这张照片,我跟着杨怀远上报纸、上杂志、上画廊、上墙面上,小小年纪的我知道了做好事光荣,光荣就是人人说你好。从那以后的好几年,姥姥刚蒸出笼的包子,转眼就少了好几个。有一回姥姥终于破了案,问我作案动机,我理直气壮地说:“我拿给小朋友吃了,我要像扁担叔叔那样,做好事,光荣。”

这仅仅是孩童的幼稚吗?

18岁,我参军到部队,不声张,化名“娜达莎”给受灾的战友家寄去我的士兵津贴;后来上大学,为没带钱、不相识的农妇付了挂号费和门诊费;再后来当编辑,挑灯吟字地为人做嫁衣……每次做好事,我有没有想到杨怀远呢?民主5号轮上,惊涛骇浪之夜,他劳模精神的种子,是不是那时就植入了我心间?

2016年,我获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坐在“中国梦·劳动美”——上海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的现场,我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一喜讯分享给他,我甚至盘算着会议结束后立即给他打电话:“扁担叔叔,感恩遇见您!”

我哪里能想到:会议结束,走出会场,在人群中,我一眼就看到了他。意外的相逢,让他让我都惊喜不已。当看到我胸前的大红花和五一劳动奖章时,他抓着我的胳膊转身面对众人,失态地大呼一声:“乖乖,不得了!我的小旅客,光荣呀!”

第二天,5月1日,《新民晚报》以《一根扁担两代劳模》为题,在头版报道了这个长达半个世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是夜,他给我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

岁月如流。回首堪嗟。杨怀远虚岁90了。

这个深秋的某个上午,我去北站医院探望他。他看着我,只是笑:“你是谁?好像见过……想不起来了。”护士说,这几天他的情况不是很好。但我相信我能唤醒他。

果然一声“扁担叔叔”后,他的目光亮了:“呀呀?你是……许平呀!”“从松江来的吧?那么远。我的小旅客来看我,我很高兴啊。”他拉着我的手,清醒了。只是,我想流泪。

12月3日,我收到来自上海市总工会的微信:“杨怀远脑梗,半昏迷状态,转到瑞金医院进了ICU抢救。”

片刻沉默后,我拽出陆龟蒙的“但医沈约重瞳健,不怕江花不满枝”期待奇迹。奈何病魔偏折壮士魂!不知他走得是否安宁?

此时天空灰得像哭过。我无言望窗外,但闻心声声声慢:叫了一个甲子的扁担叔叔,我不愿您远去!